

# 浅析《挪威的森林》的艺术特色

胡丽 2012213400

**摘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挪威的森林》，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文章的魅力何在？本文从作品的语言特色、情节结构、作品氛围营造的独特性—象征性印象性的完美结合、充满质感的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加以浅析。

**关键词：**语言特色 情节结构 象征 人物的质感

语言上。第一、苦涩的幽默,独特的修辞。村上将比喻、类比、夸张等修辞手法运用得十分娴熟而又自然,如“脸上有很多皱纹”的玲子说到:“左边的床上没有皱纹的身体是直子的。”,这样的对比既表现出了玲子对直子那无瑕胴体的爱怜与羡慕,也表现了她对自己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无奈与自嘲,比直白地描写直子身体的青春美要丰富质感得多。[1]第二、文笔清新脱俗,洗练透明。文中绿子和渡边初相识的时候,绿子问渡边:“你喜欢孤独吗?”渡边回答说:“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想勉强交朋友,要真那么做的话,恐怕只会失望而已。”绿子问他喜欢绿色吗,他回答:“谈不上特别喜欢,什么颜色都好。”渡边的话精炼而精彩到体现了这个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就连绿子也会说:“你说话就像是讲台词,好像在替墙壁涂上

漂亮的漆一样。”第三、文字组合奇异,节奏如风,意境悠远村上的确很善于将语言以不常见的方式组合并表达出十分完美、贴切的含义。这一点在景物描写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开篇第一章对那片山野的描绘以及“渡边”在天台上放飞萤火虫的一幕,无不令人身临其境。而一入其境,我们必然从中感受到风的味道。所以,村上的语言总是给我一阵阵风的气息,仿佛是风声伴着吉他的和弦在喃喃吟唱。此外,村上语言的节奏感也非常之好,读来洒脱、伶俐,依旧如风。[2]第四、语言逻辑风格迥异,语意强烈、发人深省“……无论在镇纸中还是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空气中的灰尘一般将其吸入肺中。……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在此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

情节结构上。第一电影画面式的脉络《挪威的森林》是极富画面感的,无论是酒吧、书店、宿舍、餐馆还是疗养院;无论是清爽湛蓝的天空、郁郁宽阔的草地、如露流泻的月光还是烂漫艳丽的樱花;无论是直子的轻柔细语,绿子的音容笑貌还是渡边失魂落魄的旅程,我都像是在看一部青春恋爱电影,所有的画面似乎都从眼前一一掠过。第二、复线结构的故事发展模式《挪威的森林》的结构与村上一贯的结构一样,

用的是复线结构。通过作品中渡边与两位女子直子和绿子之间的哀婉缠绵的爱情纠葛,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地铺开两条叙述主线。此外,小说具有明显的双线特征,即现实与非现实的线。村上曾说过:“因我觉得有必要以未经世俗浸染的非现实性来弄清我们周围的现实性,现实的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又是现实的一我想构筑这样的世界”,他以一动一静,一实一虚,一阴一阳,一个“此侧世界”,一个“彼侧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一个非现实世界的复线结构创新了故事发展的模式,生动地诠释了其所理解的现实与非现实的关系。

第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设计村上对作品有着一种特殊的全局设计及细节设定能力,让所有事情的进展让人意想不到却又发生得毫不唐突,不同于一般作品太浅显直接的故事进展,乍读时稍感意外,仔细品味,又觉得意外得恰是时候,恰到好处。就像“敢死队”在渡边的生活中出现,给渡边和他周围的人带来许多让人开怀大笑的幽默,然而突然的有一天,

“我从学校回去,他的行李居然统统不见了,房门上的名牌也被拿掉了,只剩下我的。”就好像敢死队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仿佛这个人是从看过的小说中杜撰出来的人物,然而“敢死队”留下的笑话却一直在渡边的生活中不断的在对话中自然地提起,给全文悲伤苦涩的基调中滴入了一丝丝轻松的愉悦。

作品氛围营造的独特性——象征性与印象性的完美结合。第一、魔幻手法与田园浪漫的东西文化融合,《挪威的森林》中的魔幻手法的运用非常明显:淡蓝色的爵士摇滚世界,一个仿如世外桃源的与世隔绝的疗养院,半夜朦胧中月光映照下的直子的躯体,那口直子口中的、谁也没见过的“井”,都是这部小说神秘而又强烈的吸引力之所在。小说中现实与幻想互相融合、交织交缠的叙事,幻想、梦想、恍惚感、白日梦的悄然插入无不营造着这种突显现实化的神秘气氛。[3]

第二、隐喻与象征

这部小说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和印象式描述,借助于场景、植物、乐曲等道具,展现了现代青年苦涩忧伤的爱情状态,由此寓意现代人唯美理想与信念的最终破灭,揭示了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内心的孤独和相互间的不可交流性,现代人意识无根性的生存状态。以“井”来隐喻正常与病态的交界小说中一开始描写的渡边和直子的那次散步、那片草地、那口在森林边缘“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了里面”的井,一口深的并且一旦坠入便只有孤独陪伴直至死亡的井,这口井,在故事的实际进程中并没有被提到,它由此变得如幻似真,让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存在与否。但是作者用大约半章的篇幅写这口井,其实它就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处,是小说的质——是那口井隐喻的孤独的极致。“发卡”暗示了直子对现实

的努力与挣扎.[4]

充满质感的人物性格塑造；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来表现人物；塑造个性鲜明、对比强烈的人物。他的主人公总的来讲都比较平庸,也就是具有现代小说普遍的非英雄化主人公的特征,但都具有丰富的人性和精神生活,有艺术审美能力(他的小说主人公总是与音乐和小说相伴),也因此无法忍受现代社会的工具性和物质性,而他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吸引女性的理由似乎也在此。人物的质感只是通过人物本身的性格刻画显然是单薄的,村上通过构建复杂的人物关系的交织交融,使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更加丰满,故事内涵更加丰盈。（直子这个人物本身充满了一些精彩的极端的因素,然而她的人生经历正是小说故事发展的主线。她本人甚至她的影子在小说里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且总是平衡了一些原本突兀的内容。于渡边君,直子是他的最爱。木月是第一个让渡边君真切感觉到生死的人,而正是直子维系起了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玲子的介入更是与直子密不可分;至于绿子—渡边同样倾心的女生,由于有了直子而真正地突出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就连“敢死队”—与渡边住同寝室的有洁癖的男生,他那些生活轶事也因为搏得了直子的笑声而显得越发有趣）村上善于塑造鲜明的个性与性格,而且是对比强烈的人物性

格,且让他们彼此映照,相互依存,从而让人物更显生动与质感。(直子、绿子、玲子) [5]

小说中除了渡边、直子、绿子、玲子这些主要人物之外,在整个故事发展中,在他们的生活里还出现了像木月、初美、永泽和“敢死队”这样的“过客”,他们虽在故事主体构架中占的比重不大,但对情节发展却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村上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精心雕琢,为整个故事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人物世界。

结语:总的来说,《挪威的森林》是极具艺术价值的。值得人们一读再读。我们从中看到了人生的无奈。这本书充满了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结合的影子,是日本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相信它会让作者村上村树获得诺贝尔奖的。

#### 参考文献:

- [1]冯明舒.从《挪威的森林》解读村上春树作品语言特色[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04)
- [2] 蒋敏,王莉娟.《挪威的森林》创作特色解析[J]. 贵阳金筑大学学报. 2002(02)
- [3] 叶岗.迷失自我的象征性森林——《挪威的森林》赏析[J]. 名作欣赏. 2002(03)

[4] 谢志宇.解读《挪威的森林》的种种象征意义[J]. 外语研究. 2004(04)

[5] 张羽.现代心灵的人文展示——浅析《挪威的森林》中的“世界”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S2)